

1. 打破常规 东山再起

事实常常打破常规。这是因为常规是基于人们过去的经验形成，而事实却以不同于过去的新型方式出现。

例如把国家分为穷国和富国的分法。在我中学时代，地理老师教我们用三个标准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有：1). 幅员是否辽阔；2). 农产品是否充足；3). 地下资源是否丰富。按此标准，日本显然是穷国，而美国才是富国的代表。

穷国的穷人——日本人想方设法要变日本为富国，认为为此唯有扩大版图，将农产品和地下资源丰富的地域据为己有。可以说军国主义是这种欲望的必然结果。日本人先通过甲午战争把台湾弄到手，日俄战争以后又以阴谋和武力吞并了朝鲜半岛，进而出兵东三省，凭空捏造了一个满洲国。日本人贪得无厌，其扩张领土欲望不久酿成日中事变，最后升级为东亚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战败，严峻的现实才把日本人从那无休止的梦想中突然唤醒。

日本人从明治到终战的历史是建立在十九世纪思维方式上的帝国主义史。由于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近邻各国蒙受了难以估量的灾害。最近电视上经常出现关于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寻找亲人的报

导 可能有不少日本人感到痛心 而那只不过是发生在受害者方面的小小悲剧，在它的背后掩盖着大于它几十倍 甚至几千倍、几万倍的悲剧和创伤。否则，对类似总理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种在日本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事，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特别提出抗议。可以说 创伤还远远没有痊愈。

如果一定要为日本辩解，只能说日本人的帝国主义不只是日本人这样干的，它也曾是欧美发达国家共同的行动基准。日本人为自己不被欧美列强吞并而逞强蛮干的结果导致了日本人的失败，是时殖民地解放运动已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恰似日本对各国人民的独立运动点上一把火，从东南亚到非洲的欧美殖民地相继宣告独立，帝国主义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日本人本身也因战败而堕入十八层地狱。如果中学地理老师说得对，那么被赶回四个岛上的九千万人应该永远挣扎在暗无天日的贫困之中。但是，一无资源二无资本的穷国竟然仅用四十年时间得到复苏，成了在全世界引起经济摩擦的经济大国。这显然是打破世人常规的事。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呢 探索其中的奥秘正是我今后的课题。

2. 穷则思变 后发制人

既无资源又无资本的国家在世界上数不胜数，而且这类一穷二白的国家数超过资源、资本丰厚的国家。

在众多既无资源又无资本的国家中，日本崭露头角 甚至凌驾于资源和资本丰富的国家之上。用过去的常识来衡量 称为‘世纪的奇迹’也毫不过分。这对于那些认为‘反正既无资源又无资本 自己受穷是命里注定’而心灰意冷的穷国的人们是很大的触动；而对国家条件相同，认为“日本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的人们又是极大的鞭策。

那么，既无资源又无资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世界经济大国呢 如果只看客观条件 则正因为其既无资源又无资本。例如 今天的日本已是世界钢铁王国 拥有钢铁年产一亿四千万吨的能力。但是日本甚至连一吨炼铁用的原料铁矿石都没有，只出产部分炼铁不可缺少的粘结煤，如今连这也依靠从加拿大、美国和中国进口。这样一个原料匮乏的国家何以成为钢铁王国呢 因为本国不产原料 因此不必为保护本国产业费神。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想，如果日本国内拥有铁矿资源 日本人就要为保护本国产业高筑关税壁垒 将外国的廉价铁矿石拒之门外。这样必然要用成本高

的原料 继而在铁矿产地就近建造钢铁厂。如果这个用途广、规模大的钢铁厂一旦上马，铁矿资源很快就会枯竭 结果必然像联邦德国一样 远到刚果或安哥拉去采购铁矿石。即使建造铁矿石专用船运输 由于钢铁厂建在内陆，因此要运到工厂不仅需要重新装卸，而且也要提高成本。

在这一点上，日本不出铁矿石反而不必担心手脚受缚，从世界上无论任何地方都能用25万吨级铁矿石专用船运来最优质、最廉价的铁矿石。买价也是由五个高炉厂家协商，将价格压在对方成本核算最低限上 这样只要不遇上欧佩克那样的劲敌 是很少会吃亏的。

由于在建高炉时就知道原料来自海外，而且产品运出时也需要装船，所以选址就在既适宜大型货船靠岸、又经济的临海地区。

日语中有一句格言：“穷则思变”日本正是发挥了这个优势取得成功的。

3. 附加值是致富源泉

日本人连本钱都没有 怎么可能成为有钱人呢？听起来也许这是逆说，但是，其实正是因为没有本钱。

如今的日本人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翁，而日本人创造的财富都是附加值，而不是价值本身。如果争论起价值究竟是什么就会无尽无休。假如把第一位的原料 例如木材、煤炭、石油、农产品等一次性产品作为价值的种子，那么日本人财富的源泉显然不是来自于种子。国内既没有像样的资源 连粮食都难以自给 再加上战前的破坏和消耗 使穷得精光的日本人只能为度日糊口拚命苦干。

战后，不是苏军和中国军队而是美军占领了日本 算是日本的万幸。如果是苏军 正如满洲终战当时兵慌马乱所示 日本人将会被搜刮一空。看来打仗也要找有钱人为对手 胜了也许享用不尽 败了也会幸运地得到援助 不必担心饿死。

事实上 为了把日本人从饥饿线上拯救出来 美国不仅从国内运来了小麦和玉米，而且为九千万日本人有饭吃 和他们一起摸索了生存之路。留给日本人的资源只有一个：“认真、勤劳的人”即人力资源。唯有这个资源绰绰有余 甚至派不上用场。为此 美国人不仅为日本人从外国购入廉价原料进行加工开

辟了途径 还毫不犹豫地开放了美国市场 使生产出来的纤维、杂货等加工产品能兑换成货币。假如能够预见到日美经济力量的差距将迅速缩短，出现今天这样的摩擦，美国难道还能那样宽宏大量吗？

但是无论怎样，四十年前的美国和日本在实力上犹如冠军和新手差距悬殊，因此伸手拉日本一把，对美国人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在炼铁方面亦是如此。曾经能造军舰、大炮的日本人，在丢了殖民地以后也随之失去了铁矿石的来源，但却保留了炼铁设备和技术。于是，美国人不仅帮助日本人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进口所需的原料，而且在已经落后的制造技术方面帮助引进新技术。当日本人从国外运进铁矿石和粘结煤填入熔炉又从另一侧出炉成铁时，顿时身价三倍。这样形成了日本人财富的原型。

4. 岛国条件优越无比

因为本国没有像样的原料，日本人只能什么都从外国运来。用船运这些原料正说明整个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因此，日本人常自卑地说自己“岛国根性，心眼儿小”。

同是岛国，可是从来没听英国人这样说过。在统治七个国家的时代，英国人作为走在世界最前列的大国民受到全世界的尊敬，结果习以成性，即使经济沦落为二等国仍念念不忘黄金时代的好梦，盛气凌人，别国人说点风凉话也不介意。与此相比，日本人还留着初出茅庐的质朴和信心不足。由于是岛国，再加上持续三百年的锁国政策，明治以后和外国交往也很少，所以没有机会同外国人交往，动辄自卑，连自己的实力都估计不足了。

但是，日本人所处客观条件绝不亚于其他国家，比如岛国这一点不正是同曾几何时的英国可以并驾齐驱的有利条件吗？岛国固然四周环海，而整个大海恰似康庄大道，不必特意架设高速公路便可以任意地点乘船抵达目的地。

众所周知，海上运输比陆地运输要廉价得多。运载木材、粮食或铁矿石、煤炭等也很少影响成本。而且海上运输工具效率越来越高，连往美国运输汽车都开始利用专用船。至于运载铁矿石则早已研制出

专用船，所以选择能停靠 25万吨级专用船又无需特别投资的海岸 建造临海工业带 建设钢铁厂。

日本的钢铁厂与其他国家相比条件优越，这一点只要将大分新日铁工厂和上海宝山钢铁厂做一比较便可一目了然。宝山钢铁厂是大分钢铁厂的翻版，大分钢铁厂能停靠 25万吨级的铁矿石专用船，而宝山没有这样的设施。因此从澳大利亚运来原料后 需要先在 大分换装到 5万吨级的运输船上，然后再运抵宝山。仅这一项双方成本差距便拉开了。

这就是说 作为工业生产国 日本的地理优越性卓犖冠群。日本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近四十年间航行在几千海里的海路。在海上之所以能实现安全运输，是因为让临海国家都知道日本无军备。日本在无军备的情况下靠海上运输成了一等国，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5. 国防还是“白乘车”好

美国政府或议员都谴责日本人在防卫上是“白乘车”。美国与苏联对峙 年复一年地增加军费开支，使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所以要求日本既然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成员 就应适当分担防务 不拘泥防卫费不超过 1% 的限制。

同苏联进行扩军竞赛、保持战略优势是美国的国策 所以这个要求对它来说是很自然的。就最近而言，任总理职务五年的中曾根康弘生性爱好轰轰烈烈的观礼阅兵之类 再加上同里根关系亲密 所以对取消 1% 限制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努力想明里暗里地迎合美国的意图。但是 日本国内抵触情绪之强始料未及 禁止军备是你美国强加于日本的 既然现在出难题又何必当初呢？

被禁止武装时 日本人对缴械感到不是滋味 可是适应了以后 又对没有军备也不感到不方便了。日本的工业是以陆、海、空军预算为背景产生的 尽管军队不复存在，但技术仍在。战后初期曾用制造军舰和机关枪的机床造过铁锅，但很快又开始造船或纺织机械 不久又用来造汽车、电视机、录像机了。日本的企业是军国主义的产物，但战争一结束就犹如金蝉脱壳 脱去了军国主义的外壳 摇身一变 无需军需 完全依靠民需居然也能顽强生存。

当然只靠民需谈何容易。无论是汽车还是电气产品，日本与欧美相比都是后进国。在钢铁、造船方面技术水平也相当落后。要赶上走在前面的厂家，伺机开拓市场需要异乎寻常的努力。幸亏没有军费负担，日本才可能在生产上全力以赴。也许在技术、所得方面都步欧美后尘，期间日本人没有这么想，但是当在无军备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以后，他们便觉得无军备反而更划得来。

在苏美相争中，日本对自己获渔翁之利的做法心里不无几分内疚，但是他们看到无军备不管去哪个国家做生意，对方确实都不抱戒心。再者，这或许是在经济上称霸世界的捷径。大多数日本人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是这样想的。或者从经验上是这样理解的。这一点对没尝过战败的苦头和不知道无军备滋味的美国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美国人越是“白乘车、白乘车”地叫得欢，日本人越加感到白乘车的可贵，越暗自庆幸不如顺水推舟。

6. 瞄准富国的穷人

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化 利害对立引起摩擦。利害一冲突 双方必然理不相让 也难免感情用事。

在产品制造的生产技术方面，日本已经完全超过了美国，双方的差距恐怕只会拉大，不会缩小。结果设置了过去意想不到的障碍 倾销诉讼啦 日方自主限制啦 进口征税啦 等等。美国曾倡导的自由贸易的旗帜恐怕要降半旗了。但是 即使如此仍不解决问题 迟早美国也要发牢骚：“战争结束时帮了你们多大的忙 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报恩吗？”

这样一说 日本人也就无言以对了。除非像日共那种思维独特的人以外 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 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在占领军的宽大政策下才有日本的今天。没有原料就进口原料 没有生产技术就帮助引进技术。其中对日本经济发展刺激最大的是向日本人开放了美国的市场。

作为美国人这也许只不过是坚持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而已，但是美国的市场却和世界上的任何市场都不同。因为它是世界上购买力最强 工资收入又高的二亿二千万人的市场。我的生意经是 做买卖不能找有钱人。有钱人无论在哪国都是少数 而且追溯他们的生财之道就知道 因为他们吝啬不肯花钱 所以变成了有钱人。跟他们做生意一是卖不出量 二是卖

不出好价，到头来还会让他把价砍下来。

在这一点上 穷人既占多数 又肯花钱。看“贫”这个字可知 它写作“分、贝”。贝 钱也 把钱分开大手大脚地花自然受穷。做生意瞄准这些人没错。当然话又说回来了 以穷国的穷人为对象 能动用的老本太少，所以十亿人加在一起也没有多少钱。

不管怎么说，没有比富国的穷人更好的买主了。不言而喻 日本人之所以变成了有钱人 就是因为他向美国这个富国的二亿二千万穷人推销成功。试想，丰田和日产的汽车都不是阔佬坐的汽车。丰田和日产的预期买主在美国就有二亿二千万。有了二亿二千万个买主，年产二百二十万辆恐怕远远不够。

7. 在锦旗下 万众一心

举世无双、唯有日本有的东西中，有一个叫“御锦旗”。何谓“御锦旗”呢？外国人莫明其妙，可是日本人一点即通。

在反映幕府末期志士的影片中，无论幕府还是政府军，经常出现无休止的内讧和互相倾轧。甲论乙驳，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当响起咚咚的鼓声，象征诏书的“御锦旗”一出现，正在争执的人们会统统伏首在地，众议即刻归一。即使心中不满，但只要大人表明了意志，就要无条件服从，这便是日本人的行动准则。

看到这种场面，你一定会产生怀疑：日本人果真是民主主义者吗？战后，日本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自由过剩国，在政治上建立了政权交替不流血的民主体制。现在没有人反对民主主义，也许民主主义竟成了新时代的“御锦旗”。

有人主张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是美国强加于人的产物，也有人认为是冒牌的民主主义。战败将日本由军国主义变为民主主义，这是事实；在美国占领军的干预下改变了选举方式和议院制度，这也是事实。于是，日本人尽管承认“御锦旗”的绝对权威，但是“御锦旗”的内容却经常变化。在前不久要有人说“为了报效国家”还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如今只

要一口咬定“这种做法违背民主”就会让人哑口无言。

因此，“御锦旗”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过于僵化，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孤立。但是，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在任何时代都有“御锦旗”存在的事实却毫无变化。其实，所谓“御锦旗”并不是指天皇或麦克阿瑟将军说了什么，而是指在日本人头脑中深深扎下根的、一旦遇到困难便能够团结一致的决心。

战后以来，民主主义一直是日本人的“御锦旗”。不仅为政者标榜民主主义上台执政，连想推翻它的人也以民主主义为挡箭牌向为政者进攻。既然以民主主义为“御锦旗”，在日本就不便发动政变实现政权交替。虽然不必像非洲国家元首那样担心出访期间被篡权，但是反过来也可以看作总理大臣的权力有限。我认为，战后日本没出现独裁者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8. 居中偏右 保持平衡

人们也许记不起来了，战后的和平日本曾滋生了一批反对派——所谓“进步文化人”。占领军进驻日本的时代，这些人凭借美国人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全盘否定。不法外国人搞个国际赌博，或者绑架宝石商抢劫钻石，他们就大肆渲染说日本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其实此类事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会发生，即使在日本人中也是司空见惯的。

把什么帐都算在美国人身上横加指责，说日本成了美国殖民地。这种做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日本人“得便宜卖乖”。我在日本的殖民地台湾长大，对什么是殖民地有着切身体会。连被日本人踩了脚，稍有不满意表示都要遭到拳打脚踢，更何况批判日本的政策，必遭横祸。在越南，人们老远躲着法国人开的汽车通过，不肯轻易穿过马路就是因为万一被撞着，只会遭到警察一顿臭骂，反而是被撞的人不对。

因为我生长在这种环境下，所以听到所谓和平论者毫无顾忌的言论，惊呆之余，非常羡慕日本在占领下还有言论自由。我曾在获得直木奖的1956年于《文艺春秋》上发表了《日本乐园论》一文，文中写到：“只要所谓和平论者在，他们是否具有防止日本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力量我不知道，就是日本没有

变成美国殖民地的证据。我们这些从殖民地过来的人可以断言 如果日本是殖民地 这些人早就销声匿迹了。”

日本政府战后一直保持居中偏右的位置，是否听了美国的话暂且不论 总之 它不会做任何抹杀反对派的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党都可以公开向国会选送自己的代表，甚至右翼也可以放着军歌招摇过市。一个时期 工会团体曾经常上街游行要求提高工资 打倒政府 而警察机动队则规规矩矩地陪着这些成天到晚过着‘示威生活’的人。我的一个从台湾来日本旅行的朋友目睹此景 大惊失色 回到饭店蒙头就睡。

但是 向日本警察掷燃烧瓶 警察想扫射也没有机枪，所以不会出现大的骚乱。从此意义上讲 日本社会的左派和右派平衡感都很强。既无装备 平衡感又强，人们就不会过于偏激。不偏激则萌生实利主义。可以说日本人实用主义的土壤即在于此。

9. 摇红旗也是实利主义

战败的苦果也使日本人更注重实利。本来日本人就有重实利的一面，但由于个人利益服从整体意志的风气浓厚，因此被时代潮流捉弄的时候多，个人欲望和意志溢于言表的时候少。外国人之所以说日本人让人琢磨不透，这是因为无法理解日本人这种抑制的态度。直言不讳至今仍被视为爱出风头，所以没有特殊情况，在公司的会议上也听不到反对意见。

这从日本人平时使用的日语结构分析便一目了然。欧洲的语言中只有“yes”或“no”。然而日语的“是”和“不是”之间却有一条很长很长的中间地带。如果“是”为白、“不是”为黑，从白到黑之间有很长的灰色的地带。而灰色也是由接近白色的浅灰逐渐加重到接近黑色的深灰。日本人不明确表达这个部分。

如果必须表态时则不得已使用“这个嘛”一词。日本人使用最频繁、最方便的就是这个词。它既能代替“谢谢”，也能表达“久违”，既是“失礼”，又是“对不起”。只听到“这个嘛”并不知道下文，但日本人则心领神会，事情圆满解决。

但是，不能认为日本人说话暧昧就是没有己见，或者没有欲望。长期以来，日本人嘴上从不提钱字，并不是因为日本人不喜欢钱。在穷国要想混饭吃只